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一回 朱工部築堤焚蛇穴 碧霞君顯聖降靈籤

詩曰： 極目洪荒動浩歌，英雄淘盡淚痕多。
狂瀾一柱應難挽，聖澤千秋永不磨。
望裡帆檣時蕩漾，空中樓閣自嵯峨。
臨流無限澄清志，驅卻邪螭淨海波。

且說堯有九年之水，泛濫中國，人畜並居。堯使大禹治之，禹疏九河歸於四瀆。哪四瀆？乃是江瀆、淮瀆、河瀆、漢瀆。那淮瀆之中，有一水怪，名曰支祁，生得龍首猿身，渾身有四萬八千毛竅，皆放出水來，為民生大害。禹命六丁神將收之，鎮於龜山潭底，千萬年不許出世。至唐德宗時，五位失政，六氣成災，這怪物因乘氤氣，復放出水來，淹沒民居。觀音大士憫念生民，化形下凡收之，大小四□九戰，皆被他走脫。菩薩乃化為飯店老嫗，那怪屢敗腹饑，也化作窮人，向菩薩乞食。菩薩運起神通，將鐵索化為切面與他吃。那怪食之將盡，那鐵索遂鎖住了肝腸。菩薩現了原身，牽住索頭，仍鎖在龜山潭底。鐵索繞山百道，又於泗州立寶塔鎮之，今大聖寺寶塔是也。又與怪約道：「待龜山石上生蓮花，許汝出世。」歷今八百餘年，正值明朝嘉靖年間。七月三□日，乃地藏王聖誕，寺中起建大齋，施食放燈，蓮燈遍滿山頭。此怪誤認石上生蓮花，遂鼓舞凶勇，逞其頑性，放出水來。江淮南北，洪水滔天，城郭傾頽；民居淹沒。江北撫按官員，水災文書雪片似的奏入京師。正值世宗皇帝早朝，但見：

祥雲籠鳳闕，瑞氣靄龍樓。數聲角吹落殘星，三通鼓報傳玉漏。和風習習，參差御柳拂旌旗；玉露瀼瀼，爛漫宮花迎劍佩。玉簪珠履集丹墀，紫綬金章扶御座。麒麟不動，香煙欲傍宸龍浮；孔雀分開，扇影中間丹鳳出。八方玉帛進明皇，萬國衣冠朝聖主。

是日，天子坐奉天殿，眾官禮畢，殿頭官喝道：「有事出班早奏，無事捲簾退朝。」只見左班中閃出兩員大臣，當階俯伏。左首是玉帶金魚，乃工部尚書，奏道：「臣連日接得鳳陽等處水災文書，道淮河水溢，牽連淮、濟，勢甚洶湧，陵寢淹沒，城郭傾頽，淮南一帶，盡為魚鱉。臣不敢不奏，請旨定奪。」右首紅袍象簡，乃是通政司，手捧著幾封文書奏道：「臣連日收得鳳陽等處奏疏數封，敬呈御覽。」兩邊引奏官接了奏章，一面進上御前拆封。讀本官跪下宣讀，皆是水災告急。天子聽了，即傳旨道：「鳳陽陵寢重地，淮揚漕道通衢，爾等會推幹員，速往經理。」眾臣叩頭領旨。

天子駕起，諸臣退班，即於松蓬下會集閣部九卿台諫部寺各官，會議推得材幹大員朱衡。這朱衡乃江西吉安府萬安縣人，由進士出身，現任河南左布政。曾任中河，因治河有功，故眾人會推他，遂奏聞。旨下，升他為工部侍郎，兼僉都御史，總理河務。頒了敕書，差官送，星夜到河南開封府來。

朱公接了旨與敕印，即刻起身，走馬到鳳陽來上任。府州縣迎接過了上院，次日謁陵行香，回院。徐、穎、揚三道進見，朱公道：「本院樸材初任，不如虛實，諸公久任大才，必有碩見賜教。」揚州道拱手道：「大人鴻材碩德，朝野瞻仰，晚生輩何敢仰贊一詞。」朱公道：「均為王事，但請教諸位謀略，共成大功，何必太謙。」鳳陽府推官上前打一躬道：「明日請大人登盱眙山，一觀水勢再議。」

次日，各官齊集院前，具鼓吹儀從伺候，辰時放炮開門，朱公八人大轎，眾官或轎或騎相隨，一行儀從，早來到盱眙山上下轎。朱公同眾官縱目一觀，但見：

汪洋浸日，浩漫連天。數千里浪腳拍長空，一望裡潮頭奔萬馬。連山倒峽，噴雪轟雷。悠然樹頂戲魚龍，慘矣城頭游蟹鱉。民居蕩漾，蕭蕭四野盡無煙；蜃氣重迷，隱隱八方渾沒地。子胥威勢未能消，大禹神功難下手。

朱工部同眾官觀看良久，嚇得目瞪口呆，道：「本院只道是淮水泛溢，與黃河堤壞相同，似此洶湧，何策能治？」眾官你我相視，嘿然無言。又見東北上濤浪捲起，互相沖擊，有數□丈高。朱公道：「這是何處？」泗州知州上前稟道：「這是淮、黃合流之所，兩邊渾水中間一線分開，原不相雜。如今淮水勢大，沖動黃河濁水，故沖起浪來相擊。」朱公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！」眾官道：「大人且請回衙門再議。」

朱公同各官下山，時日已過午，見山腳下金光燦燦，瑞氣層層。朱公問道：「那放光的是甚麼？」巡捕官稟道：「是大聖寺寶塔上金頂映日之光。」朱公道：「大聖寺是何神？」巡捕道：「是觀音化身，當年曾收伏水母的。」朱公道：「既然有此神靈，何不到寺一謁。」隨行儀從竟到寺中。本寺僧人聞知，便撞鐘播鼓前來迎接。眾官俱下轎馬，同入寺內。果然好座古寺。有詩為證：

古寺碑題多歷年，澄湖如練倚窗前。
寒雲自覆金光殿，蔓草猶侵玉乳泉。
竹隱梵聲松徑小，門迎嵐色石橋聯。
龜山一派橫如案，永鎮淮流蔭大千。
朱公走到二門內，見兩行松翠，陰陰無數，花香馥馥。正中一座寶塔，礙日凌霄，□分雄壯。但見：
七層突千在虛空，四□門開面面通。
卻怪鳥飛平地上，自驚人語半天中。
聲傳梵鐸風初起，光射清流燈自紅。
水怪潛藏民物泰，萬年佛力鎮淮東。

朱公上殿焚香，同各官下拜，禮畢，寺僧獻茶。廊下來看碑記，上載著：「唐時水母為災，觀音化身下凡，往黃善人家投胎。後來收伏水母。」朱公忽自猛省道：「本院當日在河工時，曾有個宿遷縣縣丞姓黃，亦是敝府人。彼時河決，劉伶台百計難塞，多虧此人奇計築完，如今不知可在了？若訪得此人來應用，或可成功。」揚州道道：「現在只有高郵州州同，姓黃名達，是吉安人，管河甚是幹練，不知是否？」朱公道：「正是黃達，那人生得修長美髯。」揚州道道：「正是長鬚。」朱公道：「待本院行牌，弔來聽用。」遂上轎回院，各官皆散。朱公隨即發牌調高郵州州同赴轅聽用。

且說那黃州同，乃江西吉水人，母夢白黿入懷而生，生來善沒水，水性之善惡，一見便知。他由吏員出身，自主簿升至州同，治高寶河堤有功，一任六年。土民保畜，故未升去。一聞河院來傳，隨帶了從人竟往泗州來。一路無詞，到了泗州，便在大聖寺住下。次日上院叩見，朱公見是他，便□分歡喜道：「一別數年，丰姿如舊，揚屬各上司個個稱贊，可賀可羨。」立著待了一杯茶。部院體統，即府佐也不待茶，這也是□分重他。朱公遂將治水之事，一一對他說了。黃達稟道：「如今淮水洶湧，與黃水合流，汪洋千里，且牽動九道山河之水，勢甚猖獗，急切難治。須求地理圖一觀，或原有故道可尋，或因地勢高下，再行區處。」朱公邀至後堂，命他坐了。門子捧過文卷，乃是黃河圖、淮河圖、盱眙等志，一一看過。上面大青大綠，畫著河道並村莊店鎮，皆開載明白。拐得淮、黃分處，原有大堤，名為高家堰，由淮安揚家廟起，直接泗州，其有五百七□里，乃宋、元故道，久不修理，遂至淹沒。朱公道：「即有舊堤，必須修復。」黃達道：「恐陵谷變遷，水勢洶湧，難尋故道。」朱公道：「堤雖淹沒，必有故址可尋。築堤之事，再無疑議，專托貴廳助理。」命擺飯畝食畢，黃達叩謝。辭出回寓，嘿坐無言，想道：「這官兒好沒分曉，他把這樣天大的事看為兒戲，都推在我身上。」

正自躊躇未決，忽報泗州太爺來拜，傳進帖來，上寫著着生的稱呼。原來這知州也是吉水人，平日相善，相見坐下，知州道：「河台特取老丈來，以大事相托，想定有妙算。」黃達道：「河台意欲於湖心建堤，隔斷淮、黃之水，豈非挑雪填井，以蟻負山？何得成功？著晚生奔走巡捕則可，河台竟將此事放在晚生身上，如何承應得起？」知州道：「老丈高才，固為不難，但此公迂闊，

乃有此想，可笑之至。」黃達道：「事出無奈，敢求划船□隻，久練水手二□名，容晚生親去探視水性再處。」知州道：「即送過來。」

相別去了一會，州裡撥到划船□隻，二□名水手，又送下程、小菜。黃達即將下程賞了眾水手，小菜賞了船家。收拾下船，一齊開向湖心裡來。已是申牌時候，行有三□里，只見東方月上。是夜微風徐動，月色光明，照得水天一色，到也可愛。船到了一個渦口，黃達覺得水淺，叫水手下去探試。兩個水手脫了衣服下去，約有頓飯時，不見上來。眾人等得心焦，黃達又叫兩個下去。眾人見先下去的不上來，便你我相推，亂了一會；揀了兩個積年會水的下去，又不見上來。等至三更，月色沉西，也不見上來。黃達又叫人下去，眾人道：「纔兩人是積年會水的，水裡能走幾□里的，也不見上來。」各人害怕，皆延挨不肯下去。黃達怒道：「你們見我不是你本官，故不聽我調度。我是奉院差來，明日回過，一定重處。」眾人見他發怒，只得又下去了兩個。那些人皆唧唧噥噥的報怨。

少頃，又命兩個下去。正脫衣時，只見一陣大風，只刮得：

星斗無光昏漠漠，西南忽自生羊角。中溜千層黑浪高，當頭一片炮雲灼。兩岸飛沙月色迷，四邊樹倒威聲惡。翻江攪海魚龍驚，播土揚塵花木落。呼呼響若春雷吼，陣陣凶如餓虎躍。山寺亭台也動搖，漁家舟楫難停泊。天上撼動鬥牛宮，地下掀翻瓦官閣。連天濤浪與山齊，千里清淮變渾濁。

這一陣狂風，把一湖清水變作烏黑。□隻船吹得七零八落，你我各不相顧，眼見得都下水去了。那黃州同也落在水裡，抱住一塊大船板，雖是會水，當不得風高浪大，做不及手腳，只得緊抱著板，任他飄蕩。半浮半沉，昏昏暗暗，不知淌有多少路。忽覺腳下有崖，睜眼看時，已打在蘆洲上。把兩腳登住，一浪來又打開去了。心中著忙，用手去扯那蘆葦，沒有扯得緊，又滑下去。順著水淌，又掙到灘邊，盡力將身一縱，坐在岸上，那浪花猶自漫頂而過。又爬到高處坐了一會，風也漸漸息了，現出月光。獨自一人，怕有狼虎水怪，只得站起來。四面一望，但見天水相連，不見邊岸，身上衣服又濕，寒冷難禁，更兼腹中饑餓。正在倉皇，忽聽得遠遠有搖櫓之聲，走到高處看時，見一人搖著一隻小漁船而來。看看傍岸，忽又轉入別港裡去，黃達大聲叫道：「救人。」那人那裡理他，竟向前搖，漸漸去遠。

也是合當有救。那人正搖時，忽的櫓扣斷了，挽住船整理，離岸約有裡許。黃達顧不得，又下水泅到他船邊，爬上船去。那人道：「你好大膽！獨自一人在此何為？」黃達道：「我是被風落水的，你不見我衣服尚濕。」那人整了櫓扣，搖著船穿蘆葦而走。黃達偷眼細看，那人生得甚是醜惡，只見他：

鐵柱樣兩條黑腿，龍鱗般遍體粗皮。蓬鬆四鬢赤虬鬚，凜凜威風可畏。叱咤聲如雷響，兜腮臉若鍾馗。眉稜直豎眼光輝，一似行瘟太歲。

那人搖著船問道：「客人何處上岸？」黃達道：「泗州。」那人道：「泗州離此四百里，不得到了，且到我小莊宿一夜，明早去罷。如今淮水滔天，聞得朝廷差了個甚麼工部來治水，不知可曾治得？」黃達道：「如今朱河院現在泗州駐紮，要識水勢深淺闊狹，然後有處。」那人冷笑一聲道：「有處，有處，只會吃飯屙屎，目今淮水牽連河水，勢甚汪洋，若不築大堤隔斷，其勢終難平伏。只是苦了高、寶、興、泰的百姓遭殃。」黃州同聽了，想道：「此人生得異樣，且言語有理，莫不他也知道地理法則？」因說道：「在下是高郵州的州同黃達，奉河院差委來探水勢，遭風落水。如今河院要尋高堰舊堤，故跡俱已淹沒，欲向湖心築堤，豈不是難事？」那人道：「世上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驅天填海，煉石補天，俱是人為，何難之有？高堰雖淹，自有故址可尋，也盡依不得當時舊跡。」

說著，船已搖到一個洲上。那人挽住船，邀黃達上岸。過了一座小板橋，只見籬菊鋪金，野梅含玉，數竿修竹，一所茅堂。那人邀黃州同進去坐下，命童子烹茶。舉頭看時，滿屋皆取魚器具，卻也幽雅。童子獻過茶，又取出香州飯、乾魚、烹雞相待。飯罷，黃達謝過，坐著對談，問道：「請教老丈高姓大號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姓褚名巳，這村喚做練塘，小人隱此多年，只以取魚為業。洪澤湖並高、寶諸湖，無處不到。近因年老，在此習靜。」說話時已夜深了，褚巳道：「有客無酒，奈何？請安置罷。」是夜月色昏暗，又無燈火，褚巳讓床與黃州同睡，自己在中堂打鋪。

黃達一夜無眠，翻來覆去，村中又無更鼓，約有三更時候，忽聽得有人言語，往來行走之聲。悄悄起來，摸門不著，只聽得褚巳軒呼如雷。悄悄從壁縫中往外看時，只見七八個人坐在地下，將土堆成路徑，卻掃去，又堆，約有一二□遍。又見幾個人將竹竿在地上量來量去，也有一二□遍。仔細看時，卻是些小兒，不知是何緣故。看了約有一個更次，聽見褚巳翻身，他便輕輕上床睡下。

天明時起來，四下看了，並無一人，止有一短童炊飯，因向褚巳問築堤之法。褚巳笑道：「且請用早飯。」飯畢，褚巳道：「小人隱此多年，並不出門。昨日偶過湖上訪友，得遇足下，亦是前緣。我授你治水之法。」遂向袖中取出一張紙，乃是畫成的圖本，指著上面說道：「如今築堤，必由高堰舊跡。然亦有改移處，不可盡依故跡，此圖上開載明白，依此而行，可建大功。」黃達道：「老丈指教，必定有成。但水勢湍激，難以下樁，奈何？」褚巳道：「事已有定。」遂攜著黃州同的手，走到屋後，見一園紫竹，對黃達道：「吾種此竹多年，以待今日之用。必做楠木大樁，以生鐵裹頭，只看有紫竹插處，即可下樁，管你成功。」黃州同謝道：「隱居行志，何如出世行道？」敢屈同見河院，共成大績，垂名竹帛。」褚巳道：「村野之人，不識官府，幸勿道我姓名。」又回到岸邊，已有童子艤舟相待。上得船，拱手相別，又囑咐道：「築堤時毋傷水族，慎之！」

二人別後，童子撐開船。黃達取出圖來細看，少刻困倦，便隱几昏昏睡去。忽聽得童子叫道：「上岸了。」睜開眼看時，人船俱無，卻坐在大聖寺前石上。只得回到自己寓所，從人俱各驚駭道：「老爺不見已七日了，在何處的？院中差人四處找尋。」黃達即忙換了衣服，到院前進見。一見便問：「從何處來？曾探出舊堤來否？」黃達隱起前情，捻詞稟道：「卑職已訪出來，計較停妥，望大人作速催趨錢糧應用。仍求大人令箭，使卑職得便宜行事，各縣工匠人夫都要聽卑職調度。仍要撥幾員官，分工修築，方可速成。」朱公一一依允，當即行牌分頭行事。

正是國家有倒山之力，不到半月，各事俱備，擇定□一月甲子日起工於大聖寺前，建壇祭告天地、山川、河瀆等神。河院親遞了黃州同三杯酒，各管河官員俱飲一杯，一齊上船。四五□隻大船，裝著樁石一齊開船，鼓樂喧天。

行不上四五里，見水中果有紫竹影。黃州同就叫住船，將大船鎖住，紮起鷹架，依竹影下樁。□數人上架豎起樁來，將石打下。眾官並從人俱各暗笑。誰知那樁打了一會，果然定住了，便將大石鑿孔套在樁上，一層層壘起，眾皆駭然。凡遇竹影，即便下樁，一百四□里湖面，用樁三百六□根。定樁之後，水勢就緩了。各官分工，加工修築。不到二月間，五百七□里長堤，俱已完成。有詩道得好：

誰道仙凡路不通，有緣天遣人鮫官。

狂瀾不借神工助，安得黃君建大功？

各管河官紛紛申文報完工，朱公即發牌由陸路至淮安看堤，就從新堤上一路而來。果然樁石堅固，有二□丈闊。又令兩邊種柳，使將來柳根盤結，可以固堤。行了三日，到白盧鎮住下。因無官舍，只得借民舍居住。朱公睡至半夜，夢中忽聽得一聲喊起，有千軍萬馬之聲，鼎沸不止。朱公慌忙披衣起來，差人打探。只見流星馬來報導：「赤練村新堤決了有二百餘丈，水勢沖激。離此有七里路，不妨事，大人不要驚慌。」朱公忙叫巡捕官安慰居民，遂駐紮在鎮上。天明時柑是何人所管，即請黃州同來議事。拐得係淮安府通判所管，因未遵黃達規畫，近了□五里，堤做直了，故容易沖倒。朱公即將本官參革，帶罪督修。其時黃州同因感冒風寒，不能來見，只得具了個稟帖，說：「赤練村堤勢太直，且當淮水發源之處，故此沖決。須建閘洞四座，起閉由人，早則閉之以濟漕運，水則起之以固堤。」朱公依議，即行牌，仰揚州府通判同造。

兩個通判晝夜催趨人夫，下椿卷埽興工，眾人並力下埽。到中間時，只見一條小紅蛇，繞椿一箍，那埽便淌去，反卸下數丈土去。又帶下一二夫去，不見蹤跡。從新又捲起埽來再下，依舊小蛇出來一箍，那埽就崩了。一連卷了二三個埽，都被沖去了，又淹死一二百人，二官無奈。有本村老人說道：「此處一向聞人傳說有老龍在此，莫非是他作怪？」二官商議著水手下去看看真假，隨即差了四名水手下去，半日不見上來。又差四個下去，過了這一會，纔爬上兩個來。

眾人齊上前拉起，只見二人渾身戰慄，說不出話來。定了半晌，纔說道：「初下水時，湊去數丈，並不見動靜，後繞岸尋了一遍，也不見甚麼。及回到東首傍岸，見有個大穴，我等爬到穴邊，伸頭下去看時，穴口有宣缸大，裡面尚寬大許多，有無數紅蛇在內。還有幾條大的，頭如斗大，不知多長，見人時便竄出來。虧我等走得快，想先下去的，不提防滑了腳吊下去了，自然被他吃了。」二官聽見道：「可見村人之言不謬，既稱為龍，想必自有靈異，且祭他一祭看。」遂叫人備牲醴到穴邊行禮。祭畢，將豬羊等照定穴口傾下去。然後又卷埽下椿，依然淌去，那裡打得住？

二官無奈，只得具稟申院。朱公來看了，心中大怒道：「本院奉皇上欽命治水，大功已完，何物妖蛇，敢行無狀！」遂行牌仰兩府管工官員，縱火焚燒，傾其巢穴。二官遂備竹纜火把，遍塗魚油，內包硫黃礞石引火之物，又用竹筒打通節，藏著藥線，再用火炮地雷等物將亂草碎木填塞穴口，令水手將利刀架在洞口，敲石取火，點著藥線。不上半個時辰，水中火起，分猛烈。但見：

乒乒乓乓，轟轟烈烈。千條火燄徹天紅，一片黑煙隨地滾。金輪飛上下，華光神倒騎火馬離天關；震炮響東西，霹靂將共策火龍來地藏。火老鼠隨波亂竄，水鴛鴦逐浪齊飛。土穴焦枯，石崖崩損。渾如赤壁夜鏖兵，賽過阿房三月火。

那火足燒了三晝夜，腥穢之氣臭不可聞。忽聽得一聲響，如天崩地裂一般，從火光中捲起一陣黑氣，衝到半天，化作數道金光，四散而去。這火直燒到七日方息。管工官叫挖開土來看時，只見一穴赤蛇，盡皆燒死。纔下住了椿，加工修築，三里內造了四座閘，一月間功成。

朱公就由新堤前往淮安，見兩岸波光如練，柳色拖金，綠草依人，紅塵撲馬，心中歡喜。有滄溟先生詩道得好，詩曰：

河堤使者大司空，兼領中丞節制同。

轉餉千年軍國重，通漕萬里帝圖雄。

春流無恙桃花水，秋色依然瓠子宮。

大績但懷溝洫志，帝臣何減丈人風。

朱公將五百七十里河堤逐一看來，淮安一路官員迎接。是時黃達已病痊了，跟隨看視，撫院設宴相待。朱公又往南去巡視高、寶河堤，下船由水路進發。將近午牌時，忽聞一陣香氣飄過，遂問道：「到何處了？」巡捕官稟道：「已過涇河。」離寶應縣只二里餘，香氣越發近了，便問：「香氣是何處的？」巡捕官道：「寶應縣城北泰山廟，香煙最盛，四季皆是，挨擠不開。香氣嘗聞四五里。」朱公道：「有何靈異？」巡捕官道：「去年黃淮決口，有一潭其深莫測，正與決口相聯。兩水相激，再打不住椿。正是三月清明日，因水溜，往來船只俱不敢過。岸上遊春的男女都到潭邊玩耍，見水上有一尾金魚遊戲，有人說是龍變化的，有的說是妖物，亦有丟麵食引他，也有拋土塊打他的。忽人叢中走出一個少年美貌女子來，道：『這是潭龍，待我下去擒他上來。』內中便有個少年人，見那女子有姿色，遂調戲了他兩句。那女子含羞，眾人纔轉眼，他便跳下潭去。眾人慌了，怕干連自己，都一哄而散。只有那少年兩腳便如釘釘住一般，莫想走得動。少頃，只見潭內水湧起來，高有數丈。只見一個女真人，騎一條白龍乘空而去。眾人一齊下拜，半日方沒。那個少年人忽然亂跳亂舞起來，口裡說道：『吾乃泰山頂天仙玉女碧霞元君，奉玉帝敕旨來淮南收伏水怪，保護漕堤，永鎮黃河下流，為民生造福。可於寶應城北建廟。因畜金箸一雙為信。』說罷，倒在地下，慢慢甦醒來。頭髮內果有一雙金箸，上面有字，乃宣德元年欽賜泰山神的。眾人奔告，知縣申文撫按，題請立廟，至今香火日夜不絕。祈禱立應，遠近之人絡繹不絕。黃淮決後即打住，潭中有白龍蛻一副。」朱公道：「既然靈應，本院去行香。」巡捕傳寶應縣備辦香燭等伺候。

少刻，船抵皇華亭，官吏等見過，朱公上轎，各官跟隨，一行儀從來到廟中，只見人煙湊集，香氣氤氳，果然好座廟宇。但見：

凌虛高殿，福地真堂。凌虛高殿，巍巍壯若鬥牛宮；福地真堂，隱隱清如兜率院。花深境寂散天香，風澹谷虛繁地籟。珍樓杰閣，碧梧帶雨嘗遮；寶檻朱欄，翠竹畜空擁護。風雲生寶座，日月近雕樑。龍章鳳篆，懸掛著御墨輝煌；玉簡金書，鐫勒著神功顯赫。鐘鼓半天開玉道，香煙萬結擁金光。萬方朝禮碧霞君，永護漕河福德主。

朱公同眾官至廟前下轎，禮生引導至大殿癩手焚香。拜畢，見香案上有四個籤筒，遂命道士取過來。朱公屏退從人，焚香嘿祝道：「弟子工部侍郎朱衡，奉旨治水修築河堤，上保陵寢，中保漕運，下護生民，皆賴神功默助，僥倖成功。未知此堤可能日後常保無虞否？乞發一籤明示。」說罷將籤筒搖了幾搖，一枝籤落在地下。從人拾起，道士接過籤筒，朱公看時，乃是八籤中吉。道士捧過籤簿，拐出籤來，籤上四句詩道：

帝遣儒臣續禹功，獨憐楮已喪離宮。

若交八一千開處，散亂洪濤滾地紅。

朱公見了，不解其意。傳與各官詳解，眾官亦不能解。只有黃州同看了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」眾官只道他詳解出來，一齊來問。黃達迭著兩個指頭，言無數句，有分教：瓊樓玉宇，藏幾個雌怪雄妖；柏府烏台，害許多忠臣義士。正是：

傷殘眾命驚天地，報復沉冤泣鬼神。

不知黃州同說出甚麼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